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四五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學校

宋太宗端拱初史館修撰楊徽之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彦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勗勸專

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奬人材縣内及外之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稟稍且優旌别斯在淹貫之士既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

仁宗至和三年侍御史趙抃乞給還太學田土房緡狀曰臣伏以商周之所以名治世莫非崇樹學校教育俊

良以敦厚風俗之為急也後之茍簡淺末有以庠序議
治道者咸以迂闊誚之然則舍此而欲風化之宣是猶
卻行而求前也竊見京師太學殆將廢弛在慶歷初朝
廷撥田土二百餘頃房緡六七千入學充用是時供生
員二百人後來陳旭判監贍養亦不下百人近胡瑗管
勾已逾三歲纔贍及掌事諭義孤寒學徒三二十人而
已又自今年春夏已來一切停罷令自供給所以然者
蓋向前所賜田土房緡並卻係國子監拘收占吝近聞

吳中復論奏乞依舊還退太學至今多日未蒙施行臣愚以謂今若田土房緡不還太學則無由贍養生徒不贍養則將見其紛然引去而之四方矣如此則太學遂廢伏惟陛下聰明仁聖凡輔弼臣鄰日欲致君於堯舜今使太學遂廢將不及商周之治如之何唐虞之庶幾哉伏望特賜聖旨指揮以先所賜田土房緡給還太學依舊許令修完齋舍贍養生員教育漸劘一變至治庶使本朝尊儒重道興學育材之盛不愧於古之治世矣

嘉祐元年歐陽修上奏曰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徳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徳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

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設施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

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弟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鄰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葢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

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偷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禄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士患於急

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鄉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

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争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横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徳行之名而高談虚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歴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徳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

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
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
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
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
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
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
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
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

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餼粮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

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見國子監直講見缺數員久而未補蓋以近制須年四十以上及進士九經出身方得為之臣愚以為學官正宜取德行經術可為師表之人不當限以苛法若不察其人之賢愚而惟年齒出身則其間雖有德行如顔回經術如王弼皆終身

不可為學官也又舊制學官皆先試講說然後就職近歲此法亦因循不行臣欲乞今後應國子監直講有闕許本監或兩制以上舉京朝官選人有德行經術者具姓名聞奏更不問年紀及出身其國子監所舉者委學士或舍人院試兩制以上所舉者委國子監試並須衆官聚廳弓舉疑義面試講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保明聞奏方降勅差除若德行邪僻經術荒謬而輙敢舉薦保明者並乞嚴行朝典

仁宗時諫議大夫夏竦請興學校疏曰臣聞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禮樂之始教化之倫於是乎在五帝有成均之名虞夏貴膠庠之禮周監二代四郊立學漢氏握符雅尚學校元帝不限博士弟子之員孝明教授期門羽林之士永平之際揖讓興焉李唐好文崇設兩監不遊太學以為恥旋及叔世事亦陵遲國家法遵典故惟遠是圖時文載郁化成天下但謹教勸學有殊經意設廣文之館列博士之員胄子惰尚遊

之禮中年廢考校之規或有生徒隷名而已故儒雅之士厭其同方由是九州罕修學校蜀郡墜文翁之訓豫章隳范甯之制太守但思於固禄刺史不聞其興學遂使邊遐之俗罔知鄒魯之風冠帶之民安有弦歌之化雖間有儁材而罕聞師訓執泥經指不知所裁伏願陛下稽考古義恢崇人文明太學之道于中廣庠序之學於外令命郡國各置學官講信修睦以裨教化無使子衿之詩復歌於聖代也

張方平上論曰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夫其造育俊選以成官材是立政之基也上賢崇德正君師父兄之尊是設教之本也合射習鄉修揖讓弦歌之節是禮樂所成也養老合語享孤念功是仁義所起也出師受成執訊反告是廟堂之嚴也選習材能以助祭事是宗祊之重也蓋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子外及諸侯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不以學為先也周官曰州長春

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文王世子復載諸侯羣吏養老之事此則州鄉列國庠序之禮咸與太學同制矣周衰天下大亂干戈日用而列國之學猶廢故子衿刺其不修左氏美其不毀也漢文翁首建黌舍於蜀郡仲舒次發太學於京師而公卿大臣名儒隱德咸有門弟子横經傳道書名録牒或數千人至于東都學士寖盛故在兩漢其政事本於經術其議論依於王制朝有名教之勸士篤去就

之行及桓靈失御姦亂滔天王綱解絶民勢版蕩而賴正人持救義士奮拯支壊扶顛更延餘歴雖腥德已塞于上而清議不敗於下豈非教學之功漬染深厚之所致歟江左晉氏范甯立庠序於豫章庾亮起講舍於鄂渚然倡而不和絶而不續尋復廢圮諸生解散以是而觀時之風政其可知也惟我治朝據宸立極丕冒出日同文一軌鳥言鴂舌知誦簡册之言髽首卉裳咸襲端甫之服奎壁有爛河洛發祥文物炳然儒碩挺出故學

校傚落乎濉渙續興乎郟鄏摹規大於齊魏弦誦聞於江浙樂善之吏經營其闕民悅獻力不令景從庠序之制班班然且遍乎郡國矣自非朝廷以道德風示四方以禮義薰襲齊人又安得不言而化如草偃風行若是之速乎然臣聞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周典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今學宮感立而師位尚虛諸生抱經伈然無主時斂厥修雖

得樂群之所必有正業曷取函丈之問且夫百工衆伎必有師匠緇黃所聚輒立師長況夫學者為國造士使民興仁所傳者累聖之格言所習者先王之正道師教不立學乃虛罷夫三代而下治道淳優儒雅尊博莫如二漢自文武之世屢下詔書勤命郡國勸使立學而終不能興自餘歷世小雅蕩然故弗論矣今天下承文明之化庠序修立乃盛於兩漢朝廷宜遂成其善意樂以成之顧同不急之務視之弗篤豈國家尊道育材之意

哉間者近甸數郡之學雖為除乎講官旋復縻以吏職攬簿領之不暇何圖籍之能精且國家奄有萬邦吏員至衆山澤津途百家之聚錐刀可斂必遣王官惟是膠庠王道所在顧一士之廩禄廢撤政之本原豈朝廷貴教化而賤貨利之意歟臣愚以為宜委清望近臣上從朝列下逮選曹舉經術篤行之士凡立學州郡悉為選官依其資任優其稍禄夫張官布職散劇繫時略之則輕屬之則重貴之則人必同趨簡之則衆斯共薄事無

大小柄其事則權歸任無高卑委其任則效立臣愚以為欲使師禮嚴重道訓尊立在乎使之專治學政主領學徒勤良者旌而異之悖惰者簡而黜之及賔興之時必參以學官之論其嘗簡黜者弗在蒸髦之選其嘗旌異者必預充庭之貢而命外臺察諸學之官其尤通博於講議勵精乎教育能得學士自遠方至者上之特賜奬諭或有賜焉太學員缺即以充選且制使才名之士不歷學官者不得入乎館閣入館閣者必先歷乎學官

猶近制先倅郡而後得補憲臺三院也如此則清流美士在乎學矣自然師道尊而教立士業成而行修禮義達乎閭巷德化漸乎州里國獲良才之用民得善吏之庇三綱以正五教用成弦誦聞乎四方道德行於天下矣

方平又上論曰臣聞古有四民皆世其業則象賢世禄為古之道然三王四代必教諸學藝成德就乃辦材而官之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夏氏大小之學商人左右

之序皆所以教國子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王太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崇以詩書之教詔以德行之微干羽絃誦凡學必時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比年考校至於大成然後論材定位而官使之漢制中二千石九卿得任子弟為郎或沒於剌守名績流著亦蒙恩典録其後嗣凡三署郎悉屬光禄勲更直宿衛歳察廉茂舉四行才迹優顯始蒙選舉

銓居高第方出補長丞下自魏晉迄於唐朝臣僚有功利及民勞效在國始被恩澤賜一子官襃勵勸賞其義甚大臣竊覩朝制凡職叅侍從班在兩省無間中外歲至誕節輒任京官一人郎官卿監外臺廉刺凡及郊禮輒任選職一人又近制員外而兼館閣得視正郎之秩三丞而請致仕亦荷門子之録誠由盛世一統溥天無外銓除路廣郡縣員多足以霶灑王澤周冒纖微之品奬勸群吏無為子孫之憂然臣之愚意竊有不足者夫

賞延於世雖戚王之典而能不當官亦先賢所誡今仕任之涂益廣顧教育之道未施且世禄之家鮮克由禮膏粱之族名為易驕夫其生享豐餘之養習見逸欲之靡而不淬礪以先王道德恭儉之言陶染以古賢孝友祗庸之訓是使立身之道不篤涖官之法不脩罔知小人作業之勞不念稼穡艱難之勤家緒速淪世美鮮濟故宜然矣彼性知禮義之貴心存埶文之樂卓爾而立不入於邪令器自成其亦幾族是以古者作為膠學聚

而教之非惟為國造士固乃為臣立家也臣伏請凡今之子弟以資任入仕者宜悉籍於太學其在都者令日入肄業遵古齒序之禮臣聞師嚴而後教尊欲尊乎教在嚴其師欲師之嚴在重其位伏願於朝士中擇宿儒清德名素在人者正授博士明立條教使行師弟子之禮以肅之比年考校顯勤罰惰及三年則大比能精一大經量策時務而通者送吏部依資補用其未精通者復留進業必及格始得除吏其在外者以大比時赴集

升降同之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故夫學古入官量才授任著諸典訓若何捨之如此則名為資任實經誨育雖高華之冑有寒素之業也父兄必加夙夜之訓子弟必勤講修之志勸勵之道立庠序之教興朝多世德之家官獲稱職之吏仰補時政旁恢治法非邦教之大者歟

方平知睦州又奏請州學名額及公田狀曰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

有序國有學故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子外及庶邦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不以學為先也伏以新定古城山俗淳澹民風順睦以得州名邑有俊選之材野有名節之士先是太平興國九年知州故左補闕田錫始建今至聖文宣王廟及上請九經書於朝蒙恩給賜今見収管至景祐元年知州右司諫范仲淹拓廟西垣建置學舍樹立講堂至寶元元年知州都官員外郎胡楷增新廟宇基址嚴敞及臣到任塗墍焚以畢工焉

伏望陛下崇導德教之源廣厲學官之路俾是遠方之俗仰霑天子之光特與恩賜州學名目幷乞於管内荒逃係官田内量給十數頃以給學粮選官以領其教職置籍以會其物費庶游學之士獲安肄業之所使郡為鄒魯家為洙泗風化所被恩施甚美

神宗熈寧元年監察御史裏行程顥上疏曰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

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

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

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

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茍師學不正則道德何

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

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

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

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

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道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埽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

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頗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千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

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脩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歳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脩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歳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

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

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廕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

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

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寖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論三舍疏曰臣伏覩國子監考試上舍依詮試例臣伏念自王者之迹熄而學校教養之法不明於天下學者以言而不及道於是其實幾亡焉道之方行也陛下以天明命奮然震起而鼎

新之放滛辭黜邪説造之以經術而學士大夫知所本也然風俗靡靡未還忠厚豈獨美之未成哉亦由吾所以取之者其法未盡也且夫科舉之興久矣相因於千嵗而欲革於一旦之近臣固自知其難也盖亦有漸焉今天下之士或聚或散而行能之實非可以遽察臣以謂當自庠序始法度之行自近及遠故又當自太學始考試頗以行能為差雖未如古盖亦殆庶幾焉今上舍尤所以風動四方比他時益當慎選而必用糊名之法

似非朝廷所以養育德義之本意也且朝廷罷詩賦廢
制科欲取之以實也今如是則但察其詞而已何異於
以言也論選士在學校不循科舉之常恐必非其人也
今如是則不肖者亦可以僥倖何以異於科舉也今六
經之説其明如日雖老夫小子皆得自託於義理學文
不足患也所慮者其實未應而已臣欲乞試内上舍皆
以文行參考如辭理優長行義超卓為一等推恩仁義
無玷者為一等如有過闕文雖中不與焉夫上舍中其

恩不過免解或遂得一命而使人人知所以自愛而興於徳所施者寡而所及者逺夫是之謂要術行之以漸待之以久古或可復矣臣嘗待罪學省稍詳本末如臣所論衆不能廢今所以必用封彌謄録欲如内舎者恐物議難一不敢自任其責而朝廷所以如此者亦以私疑之也臣以謂陛下興起學校方將追還三代之美而立政造法乃無以異於後世之科舉則所失多矣夫行能有素非可以一朝一夕為之是非所繫者衆亦非一

人之所能專也茍得其私第當竄其人而已不可以非其人而廢法也臣欲乞秪令鎖宿考校庶幾專一或以臺諫官一人臨之以防議論之私其他乞如試内舍體例則學校之興不至廢失矣

諫議大夫龔夬上奏曰臣伏覩制書舉人習業之外更試律義一道臣竊惟周王之教道德為先其次六藝而已故皆純全而道德以一風俗以同者此也陛下自熙寧以來大闢學校養育人材發明經㫖訓迪士類今一

旦以刑名之學亂之臣所未喻夫道德者本也刑名者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況教之以末乎臣愚欲望聖慈追寢習律制書俾多士專尚經旨悉意本業不勝幸甚

知興元府文同乞置府學教授狀曰臣自到本府遂詣學舍點檢見於處所褊狹僻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小大裁數人而已臣因詢問僚屬并徧訪左右所以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來並無

諸科修學及第之人從前每有科場皆是外州軍進士暫來就此假籍寄應縱獲薦到省皆下第無成遂各歸還本貫不復住此脩習所以其民便謂讀書無效更不從學近歲府縣雖稍有士人應舉終是素無師範所肄之業多不能上合新格臣初覩本府山川人物土風次第與東西二川大抵相類彼處雖至小州郡進士常不下三四百人而本府邑屋富盛人民繁庶若此豈無秀異可教之士以備官使但自來上下因循相與廢墮使

朝廷風教獨不霑浹寥然一方遂絶文采深可歎也臣伏見本府司理參軍潘行自熈寧三年到任乃攝府學教授行能為之講說經藝教其對荅大義誘掖後進孜孜不倦日授月試皆有條緒近日府縣子弟翕然晝願入學至於外郡士人聞之間亦漸有來者以此見人之趨嚮善道悉由勸奬訓勵儻得其心有所服自然不可制禦而卒至成業矣行今來舉主考第並已該磨勘來年正月滿當罷臣竊慮行去之後俾他官承乏料學

者之所恱從未必有能如行者臣兼體問得本路興洋利文龍等州雖有進士徒具名爾其人亦嘗自患所居僻陋難得師友臣欲望朝廷勘會本府幷前件五州自來實係少有舉人脩學及第之處乞賜詳酌特置學官就與行改轉使正充本府府學教授所貴一府五州之人悉得就近脩學不三二年當盡變此俗燦然與天下士人相侔矣臣職在守土所治之下或有可請不敢自默臣無任恐懼激切屛營之至

知制誥蘇頌上議學校法疏曰臣聞古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雖王之諸子卿大夫之子弟及國之俊選皆造焉三代所以教化行而習俗成者繇此道也自鄉遂之制壞而學校從而廢缺漢晉而下代有興置至唐而後備上都立國子監以揔六學之務設官則有祭酒司業為之長博士助教直講為之訓導監丞主簿掌其政令外則京府州縣各有學並置博士助教以主訓教之職繇是黨庠遂序國學之制稍稍復矣國

朝自景祐以來天下建學慶歷以後數立規程自是諸儒知所宗尚歲月寖久師生益增然而黌校之間未聞有業成通經之士顯著於時而副朝廷之選用者今明詔將議改制而降意於詢訪茲誠治世之先務而聖主所當留神也臣竊謂本朝學制大抵倣唐之舊然而設官有未備而教導有未至故積日雖久而成效無聞也何以言之唐制學官國學則博士助教各二人直講四人大成十人學生三百人太學四門學則博士助教各

三人學生各五百人而四門又有俊士八百人律書筭學則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五十人至三十人今之學官惟直講說書共八人而無國子太學四門之别職事又無殿最之課太學生止於三百人廣文生則三歲試補但隨秋賦而不隸兩學聽習律學雖有其名而無其職書筭則又闕焉唐之學官每歲終考校以訓授功業多少為殿最學生則以業成通兩經以上者止於監祭酒司業策試優者上於禮部大成上於吏部今二者咸

無焉其法制滅裂如此而欲責其一道德而廣教化勢不可得也必欲别為新規臣愚以謂積習既久未易更張莫若即舊法而增損之則便而易行也今學官八人謂宜各令分掌職事五人專職講説人各講一經春秋兼三傳禮記兼周禮儀禮並為大經各限二年講畢毛詩為中經限一年半周易尚書為小經限一年三人掌教授諸生以詩賦文論經史大義及時務策仍輪日直學以待諸生請問疑義并出試題目若考校試卷則八

人通主之其教導有方成效顯著為諸生稟伏者候及三年委判監官聞於朝廷望賜召試館閣職事其不職者罷免之學生以五百人為額逐日早分經聽受每經百人仍兼習孝經論語聽讀罷則課習文史每月公試三學官考校優劣分三等揭名於學以為勸沮監丞掌其課最主簿糾其違慢每一經講畢監上於判監集官策試大義十道次日口說十道各定為三等大義通十并口說明白能發明聖賢深藴者為優等大義通六及

口說俱通者為次等不及六通為下等其通一大經或一中經兼一下經試入優等者上於朝廷望加旌拔或直送省試仍許特奏名次等籍其名以俟再試甄别下等本學常加敦勉其文行道藝超絶倫輩朝野所知者不拘常例並許舉薦以備朝廷擢用其律書筭等亦望各立一學量置生徒庶令學者粗知本原以之入官不至牆面也州郡之學每州請置經學博士一員内舉人及三百人以上者朝廷為選差正官三年為一任如能

舉職有效者任滿日本州為保薦之乞加旌擢其餘本
州辟召有科名守選官員或經行純粹之士上於本路
列奏朝廷俟旨補授仍給本學公錢為俸亦以三年為
任任滿保薦如正官法内命官望加優奬舉人即授以
閒官再授教授之職每州仍置說書一員以本郡有經
術文行之士為鄉里所推者充仍從生徒衆舉州為補
置本州無其人則請於鄰州使專講說諸生聽讀課試
亦約太學之例如有經術精博文藝優長者上於州州

為覆試籍其名以補學職俟及三年顯有功效者舉送
國子監與通經者同試縣學置助教一員推舉如州說
書例兼主講說教授之事諸生有業成通經者上於州
學與通經者校試舉送州縣既立學校須藉公費望許
標撥本處閑田或戶絶及僧寺莊土多處斟酌移割入
學充職田隨生徒多少以定頃畝州縣為差人主持勾
收課利入學以助支費條約既備奬勸既行則人人各
務本業窮經學文不三五年可以丕革舊俗矣

宗丞劉摯乞增宗學官俸狀曰臣所領職事偶有管見不敢自避僭冒之罪而茍簡不言伏覩治平制詔增立宗室教學之法設教授官通大小學幾三十員其講授課試條式明具逐官除本俸及月請飧錢六十千外别無添給而宮院承例衆率私錢充為月給多者三五十千其下不減二十千臣等伏以諸宮宗室聽讀員數不等大學小學亦復人數不同而學官月給取足其間故其斂率之法參差各異或以俸入均割或從員數分定

或大小學通融或逐學各自承數大槩員多或俸優則所斂輕而易供員少或俸薄則所出多而難集取予緩急亦又繫夫賓主恩意得失之間故輸者受者皆有幸不幸焉以至興訴投訟本司為之督索蓋此錢本非官為立制互生詞說理難齊一臣再惟教官於學者既為仰給之地則俛仰顧私恐少肯以教人之意勵厲自任至其甚也將必有委曲諂媚相事於訴諂宴集以求容悅者蓋利之所在人之常情師生之分無由兩立凡此

原書卷次訛誤

甚非朝廷養訓宗子崇嚴學官本意臣等不勝愚欵欲
乞將諸教授比在京職事官明立添支稍優其數舊例
宮院所供月錢一皆禁罷教者既無懷私之慮得以展
意於其職學者又免會斂之煩而不得持此相為輕重
師道少抗然後所謂程課可得而加察矣臣等竊嘗計
之使學官員數常足而誠聽增俸之優其所加費為緡
錢歲纔三數千爾恭惟朝廷養士之制新美完具太學
生千計而郡國增立教官緣學經費無請不獲所以樂

育人材恩施甚厚顧豈於宗學小費乃有愛惜特有司
未經申論因循至此伏望敕其愚裁行之
時議建武學同修起居注張璪上言曰古之太學舞干
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
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於太學
知諫院兼領國子監事陳襄上奏曰臣伏覩先降詔書
令兩浙已下至臺閣臣僚建議學校貢舉之制得以上
聞者兹見陛下講求至治思得求賢養士之要以興起

王業也臣近以諫官兼領國子監事每至太學視其齋舍頹弊生徒挑達官吏苟簡殊無法度竊謂太學者天子教化之宮自古聖帝賢王莫之敢廢晉漢而下雖無先王之法然猶置師弟子多及千數唐貞觀中規制益廣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博士生員與蕃夷子弟游於學者僅至八千餘員豈國朝儒學之盛跨越漢唐而弦誦之地寂寥至此臣實恥之蓋藝祖創業未遑斯事當時謀議之臣識慮不遠因循百年未有太學今生員所居

乃是司業廳事與朝集數位而已天下徯望必行於陛下之手事得其本為之甚易但陛下先求賢哲之士使居師長之位百度興葺乃其末事可以不勞而成矣伏見前授試大理評事充忠武軍節度推官知許州長社縣事常秩性行純明專於古學甘貧守道不苟仕進語默出處非義不由道德未加而人信之此可謂以身治人者也前授安州司戶參軍充國子監直講陳烈忠孝仁勇根於誠性行與道合心與俗違博通羣經而尤明

於禮學思一物不獲其所則其心憂焉仁宗朝嘗以學官召之數命不起此可謂能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二子之道則同而其用或異皆所謂學孔子者也方今丘園有道之士求烈與秩未見其比陛下方大有為之時搢如是人而使窮居家食恐非虞舜之舉十六相文王待二老之意也如陛下未即置諸左右姑以禮命召至太學使居博士之職以經授弟子帥宗室公卿之子弟與國之俊選咸得執經肄業而以師禮處之庶乎其可

致也有鄉貢進士管師常者履行正固經術專精東南士人多所從學更練民事而適於時用嘗為太學正衆論推服鄉貢進士程頤者有高堅之行懷經濟之學廷試不第無復進取守道用晦名聞公卿近聞諸路搜訪遺逸以應赦書師常與頤咸與薦達亦望聖恩並除國子監一助教之名庶幾太學生員有所規法語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正謂此也所有近詔諸臣議學之制論者固多伏望陛下選擇近臣頒付詳定取其合於

王制者立為一代之法願不為淺者之論而遂沮止則天下幸甚

哲宗元祐元年左正言朱光庭乞擇名師主太學狀曰臣竊以立國家太平之基本者莫急於人材養天下人材之成就者莫先於庠序朝廷務要廣求人材而不素為之養則何由而得今上庠與州郡學校雖名為興賢而無養人材之實所以然者蓋無名師之故也夫所謂名師者其經術足以窮聖藴其行義足以為人表又能

至誠以教養為已任者是也昔在仁宗朝詔胡瑗典太學當是時天下學者翕然向風所以成就人材為多至今未見其繼者豈國家之大四海之廣無其人患在不求之也今庠序之中不見以禮義教養惟見以苛禁繩治其所習經術所修行義孰為發明孰為觀法學官者區區自顧苛禁之不暇奚暇治禮義哉甚非所以為首善之地也今朝廷所去弊政幾欲盡而所修善政未甚聞臣以謂所修善政莫先於置名師興學校以養人材

首善自京師而風動天下伏望聖慈詔大臣愽求真儒為天下所共推者使主太學以教養為已任罷三舍之弊法去一切之苛禁專務以禮義教養多士自然可以成就人材為陛下立太平之基本臣願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左司諫王岩叟乞罷三舍法狀曰臣聞法有為名則美而行之則艱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能未見能取而得之而奔競

之患起奔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禍興獄訟之禍興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混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嘆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定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其成今乃科舉之外别開進取之多岐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胷中損育德善道之淳意非所以篤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

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義講解之餘止於公私試第高下如昔時自足以奬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為四方矜式矣

岩叟又請用薦舉之士為學官乞罷試法疏曰臣伏以砥名礪行以待用於世者士人之所以自處也養士人之節以成就其美而風天下之俗者朝廷之所以處士人也臣竊見内自太學外至州郡學官之制皆令就試

四方之士區區於進卷屑屑於程文不憚奔馳之遠淹留之久者顧豈其心哉禄任廹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師道崇儒風惜士人之節也禮曰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今立法如此使人人自求為師欲天下之民知敬學恐不可得臣愚伏望聖慈令罷此法一用應詔薦舉之士為中外學官以重教導之選為天下勸

御史中丞劉摯乞重修太學條制狀曰臣竊以學校之

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羣居衆聚師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可也比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溼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為證

佐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繆先王
意哉私請賄謝如是貞可以絶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
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無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
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
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
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
如是之踈也其道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
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

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勑仍乞先次施行外

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為科條上之禮部本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摯又上奏曰臣昨者建言太學條制煩密失養士之意乞下有司别行修立後蒙朝廷選官置局及今已久未見成法縁所差官各有本職不得專一集議臣竊以謂庠序之制教育以成其材奬勸以進其志羣居衆聚略為約束自古以來法之施於學校者其本不過如斯

而已然則為令之議無大措置獨可按据舊條考其乖戾泰甚者删去之而存其可行可久便於今者則所謂學制可以一言而定矣若乃高闊以慕古新竒以變常非徒無補而又有害夫職親於諸生而習知其情偽者宜莫如學官也使其因人情利害而為之法者亦莫如學官也然則安用以他官置局為哉故臣前日奏請止乞令本學立法上禮部禮部再加叅詳上三省以待聖斷誠如臣言學制成久矣今置局半年聚議既希闊而

議官各持所見紛然異同無所折衷學者疑惑趣向未安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定學制所檢會臣今年二月十五日所奏止以其事責在學官正録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修定嚴立近限次第條上取旨施行所貴因革不失其當法令速成以便學者以述先帝興學之旨以副
陛下造士之意
四年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上奏曰臣伏見
本州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

不已葢見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粮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粮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伯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即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伯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

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伯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為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懐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

服士心以全國體

元祐中越州學教授慕容彥逢奏曰臣伏覩神宗皇帝恢崇太學以幸教多士製堂及齋名以寓訓廸學者游於斯仰之若日星之麗乎上也陛下緝熙先猷州縣學校咸建師長命以貢士而名堂及齋類多前日官司隨意建立或怪僻不馴或稽考無據或違背經旨以此揭示多士甚未稱朝廷育材之意臣愚欲乞府界及諸路州縣學應堂及齋名除不許用太學敦化等堂名及論

秀柔髦等職事齋名外並須用太學諸齋名即不得存留舊名及别有創立如蒙聖允乞下有司須降施行

元符中彦逢為太學博士又上奏曰臣伏覩陛下追述神考美意自京師下至郡縣恢崇學校以幸教天下增置諸路教官所選惟經術行義之士三代庠序之盛宜無以加此然諸路教官奉行貢士法事體比昔為重今員數既衆又皆一時之選而資任多係選人國子監長貳歲舉改官止八人施之太學正録且猶不給况諸路

教官如此其衆邪伏望聖慈特詔有司稍增國子監長貳舉官舊格使凡預師儒之選者益知自重以稱陛下長育人材之意

哲宗時太學正葛勝仲進養士圖籍劄子曰臣竊以三代之盛班治顯設之方尤備於成周而周之隆教養作成之法獨推於文武文王之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故其效至於多士以寧武王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故其效至於無思不服雖聖人以神道設教其精

神心術之妙不可推測意者殆將以作人籲俊為長久無窮之計非特謀用於一時以康庶事而已棫樸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下武云於萬斯年不遐有佐故子孫賴之而國以長𣿫嗚呼盛哉天祐斯文越數千年而復生上聖應世覺民之迹若合符節恭惟皇帝陛下以徇齊淵懿之資履熈洽隆平之運聖學髙明道心昭徹燭見治本在崇化厲賢故自躬斷已來首議學政大開雍頖而於以育才衆聯師儒而命之分教以賔興攷勸之

法革科舉循沿之陋陞進之令類出於親製程試之文每塵於乙覽一歲餼廩無慮數百萬別為一司經畫均制不取於縣官而坐以餘羨且命諸道各售常産以資永業行之十有餘年典法大備彬彬新美之才輩出而晏晏忠厚之俗已成雖詩歌文武之盛無以進焉既又命禮部以天下養士之額舍宇之數費用之多寡田業之項畆載之圖籍掌在有司臣等恭承詔旨討論編次隨類編括屢克成書取大觀二年歲終為率既以逐州

縣離為析數又以天下合為總數凡二十有四路而中都兩學之費不與焉彼漢中世增弟子員三千人而唐太宗千一百區載之史牒已稱甚盛顧視今日何足道哉所有天下養士圖籍凡二十有五册謹隨狀上進干冒宸扆無任戰悸屏營之至

畢仲游上奏曰天下之事有至近且狹偶得其道而行之則雖累百世而不倦有甚大極重不得其道則終無補於天下令所謂律令臯陶之刑也增損隆殺近所以

為治之道遂成不刊之書學校之設欲以進賢養士為太平之具不得其道至今設為虛器而已蓋甚可嘆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養老習射讀書合樂行禮於其中者蓋欲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節明是非一好惡積道藝以為天下之用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孔子謂之好學而後世姑益賦廩督課業嚴禁令以從事豈古人所以為學之道邪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所以明是非一好惡為道藝者猶

未備也而又欲麗師堂廣生舍衆徒弟以為盛其去道
愈遠葢聞熙寧之初變詩賦為經義以取士增太學郡
國學官設三舍改定式令以布行之四方之人至京師
者幾數千而是非不明好惡不一道藝進取未有異也
而今復欲變經義為詩賦退學官更定式令以從事則
學士大夫之所以自得者果安在邪以略言之三代鄉
舉里選之法雖難卒行宜亦倣其大者使學士大夫有
以自得而後詔先生博士率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

幼之序與夫是非好惡道藝之正而詩賦經義則如古
以射取士之法行同能偶然後序之別為貢舉以待科
舉之士存之而勿論要使優游和易而不廹化其心而
勿强復其迹則庶乎先王所以為學之道而久以歲月
則遂將適於實用不為虛器而徒設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學校

宋徽宗初即位御史中丞王覿奏乞太學冬季補試䟽

曰臣伏見太學外舍生以二千為額每歲四季補試前後試中之人逾額雖多而入學者少故逐季補試不已今科詔在邇外舍生入學者漸衆遂已及額四方學者

既不知在學諸生額足又以朝廷逐季補試之法行之已久未甞中廢故来就冬試者道路相望也竊聞太學收接到諸生家保狀已是六百餘人本學申禮部乞補試而都省以額足不許本學已曉示罷試六百人者既不得試能無怨嗟若詔告有素則咎怨固所不恤緣太學既未甞先期告諭四方學者更不冬試及學者如期限到闕之後方指揮罷試即是朝廷著令誤四方就學之人奔走道路也豈所以信天下哉況孤寒之士有不

遠數千里而至者不得試而使歸顯於事理非便臣欲乞朝廷指揮太學令年冬季依舊補試其試中人候學中生員有闕以資次撥入仍令本學契勘如來年春夏季委要更不須試補即預先移文諸路州軍曉喻學者令知若將來生員額闕合行補試亦先期曉告施行所貴不誤四方學者

崇寧初左司諫慕容彦逢上奏曰臣竊謂諸路學校州有正録縣有長諭廼至其餘掌事之人皆奉行貢士法令書攷歴遝之詳蓋根本於此而遠方諸生尚循積習

之弊延或持其短長糾率學衆輙興訴訟以至發其舊愆以快私忿以此職掌類多畏默求全鮮克振職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編修學制嚴立法禁不唯整肅學政亦以敦厚士風

大觀中湖北提舉劉才卲乞頒聖學下太學劉子曰臣聞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治之之謂君教之之謂師治之教之之功天不能以自為必付之帝王帝王以盛德履尊位克稱君師之任

用能相天而成其能四方之民頼以寧謐唐虞三代之
盛見於詩書之所傳率由此道其後去聖既逺無所折
衷異論肆行而道統益微漢興百年稽古禮文之事乃
克修舉孝宣增光前烈留意藝文爰詔諸儒講論五經
同異於石渠且使平奏其議躬自臨决章帝建初間復
修石渠故事因著其説為白虎通議雖未能方駕前古
而發揮聖道豈云小補兩漢之文於斯為盛載在方冊
光華至今恭惟國家膺受駿命聖聖相承雲章奎文光

耀相燭非若前代歷世十數而好文之主纔一二見也陛下躬濬哲之資緝熙光明之學紹開興運纂修列聖之丕緒萬幾之餘無所嗜好獨玩意編簡考觀前言凡妙旨所寄精微浩博昔人之所未覩者皆獨得於心術之妙雖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以成帝王之極功何以過此豈留意於章句之同異者得以望清塵哉天相斯文世道交興宗社再安兵革偃息而聖謨經遠首以育材為務爰頒詔旨崇建太學以幸教多士導民設教之意

勤勤如此君師之任可謂兼全之矣夫學者以聖王為師親逢斯時千載之遇也搢紳韋布之士豈無望於餘光哉兩漢之事不足為今日獻臣愚不勝區區大願欲望聖慈於清燕之間凡微言奥旨自得於聖心者頒之儒館學宮俾承學之衆得以味道真而泳聖涯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仰副陛下恢崇至道開明羣心之意天下幸甚

徽宗時通判李新上奏曰臣伏覩大觀學令斷自聖知

制為成書頒降郡國知所遵守者累年于兹矣昔游夏不能賛孔子一辭則學令之設詎容擬議者邪自三代已来未有如此之詳且明也如挾書代筆之禁奉行者失於不嚴州學季試已不能杜絶其弊而縣學補試歳升假手尤甚轉透題目出外終日塊坐撫弄筆硯以待文字之来其間翻録至句語字畫錯繆雖差官監門例不敢搜索稍加誰何則必紛争詬詈公肆觝突傳出送入傍若無人一隷名學籍便以保庇門户有繫空名行

食身未嘗一躡學園者有假故逾限已經除籍再託人補試者臣欲乞諸生補試入縣學歲升入州學許教授當面試經義一道試日牒本州有出身官一員監如文義不通字札不同全然踈繆根究元試之弊則學者知所畏而州縣學無濫進叨冒之人矣

李復上取士劄子曰臣恭覩神宗皇帝憫士弊於俗學之久慨然作新造之以經術發明聖人之遺言使講求義理之所歸庶知乎修身行己上以事君内以事親涖

官接物弗畔於道而今之學者曾不思此平日惟是編類義題傳集海語又大小經題目有數公試私課久已重疊印行傳寫其義甚多無不誦念公然剽竊以應有司之試終身之學止於如此甚者至於所專之經句讀不知音切不識茍誤中選入仕平生所學皆無可用非惟鄉閭無一善可稱雖有甚不齒者亦更不問朝廷建學立師設館給食而偷墮茍且若是安能副上教養之意哉欲責其移孝資忠臨民應務之效必不能也古者

鄉舉里選非但取其浮文必皆考其素行臣欲乞立法取士以博學行義為先試言為次抑亦絶其干託奔競之私察其器識材術之異庶幾所養可取所取可用聖朝有得士之實

趙鼎臣乞駐蹕府學劄曰臣恭以陛下樂育人材建庠序開封府實輦轂畿甸之域天子所自治之地首詔執事並興府縣之學而有司推遷殆且十年博士弟子僑寄他所甚不稱明詔意致煩陛下申以程督曾不踰年

之頃黌舍完成生徒四集秋某月有金芝二本産于大成殿之木上而本學生楊汶等一千一百五十八人相與踊躍誦歎合辭而言以謂乘輿方躬郊丘之饗吾學乃輦路所經從令芝之實挺生殆先聖先師蒸出瑞物以報吾皇之德兹甚盛之舉謂臣黙不以聞何也臣竊以謂郊祀慶成之日千乘萬騎扈蹕還宮雖道出府學之南懼非所以仰勤天步之臨也然而諸生伏清道之左聆屬車之音奏名通謁抑有著令如蒙天慈矜其懇誠

示以恩意少緩六龍之驅一紆重瞳之顧如古式閭以寵新學則多士仰德孰不競勸四方聞風得以矜式以副陛下隆儒重道之意不勝幸甚臣待罪京邑職事所及有所見聞不敢緘默謹昧死以聞

給事中俞㮚上言曰學校三代之學也然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為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三年以前議者以為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覲望者無定說爾必使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者不出於學校然後

為得言頗見行

高宗時胡寅上疏曰臣竊謂孔子孟子皆生於列國戰爭之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以爼豆為對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以庠序為言聖賢之謀必非迂闊究觀治亂可驗不欺自軍興以来布衣韋帶之士儒風掃地下無學賊民興此先哲之所深憂非國家之美事也方陛下潛心道奥日就月將發明經世之書以幸當世而承學之士未有可以仰副聖懷者豈亦教導之法有所未至



哉臣愚謂諸州教授宜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則凡鄉舉游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最之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詔大臣施行

刑部侍郎知漳州廖剛上奏曰臣聞學術之邪正道之所由以廢興天下之所由以治亂是以自古為天下國家欲化民成俗以興帝王之治者未有不審乎此蓋學必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為師而外乎此者皆他道也

異時王安石以該洽辯給軼轢一世自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其學博雜無統頗僻失中乃至分文析字傍引曲證以行其臆說殆孟軻所謂邪說淫辭之害正者也蓋說枝於正道則為邪辭溢於正理則為淫豈徒不足以明道而已哉如安石之學術大抵尊功尚利輕改作而廢典常樂軟熟而賤名節使天下靡靡日入於偷薄而莫之悟其為害亦深矣陛下天日之鑒灼見其弊悉罷黜之以幸天下誠斯文千載之遇也比詔名儒之

能闢其說者以書来上竊意巳經乙夜之鑒儻合聖意臣願頒之學官鏤板以傳使學士大夫曉然皆知是非當否之所在庶幾邪淫之說不勝而人心皆歸於正豈小補哉

李石上奏曰臣聞六經者帝王之心術也其實見於行事而其文見於成書因其文以考其實因其實以推其心之所傳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德業可概見也漢人之於垂絶之經勤矣賴其收秦人之餘燼振起

遺音使其有傳而復續專門名家之學未易及也如武帝之表章元帝之牽制二君者雖於經甚勤泥於成書與行事之迹不能推明六經心術之所自所謂讀堂上之書反有愧於椎輪之妙故也仰惟陛下之心則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術也充之以惠利四海散之以潤澤萬物無一不有是心既有是心雖忘書亦可然猶儲精道奥灑為宸編以流布學校俾六經之文得附雲漢之章相為昭回矣頃者令取士通習六經與詩賦並行恐學

者之習有所偏也則又下詔有司優取二禮之學其尊尚之意臣竊有以窺陛下欲託六經以達其心於天下也不知士子所以仰副今日教育所得於經之盛能如漢人之專門名家者乎抑止為剽章獵句誦習科第計而已乎且聖人之經有資於金口木舌者駕說之師是也今世之儒非必一一金口木舌然所以為倡導之師者不可廢也今之六經誠有所偏廢而不舉者無師傳之過也臣願陛下立六經博士於太學俾四方學者各

得以其經相授受州郡學校精擇其師如逐經學諭之類如是則無偏廢之經矣

韓駒上論曰臣聞方今陋儒之論以為人主之治天下直以禮樂刑政而為士者亦務明於道德性命而已文章不足尚也臣竊以為過矣昔者堯舜三代之世文章煥然周公仲尼聖人之在下者文章亦深遠矣今陋儒以己不能之故而曰不足尚則是六七聖人者皆不足法乎且夫堯舜三代距今幾千歲矣其風俗之盛衰尚

可考者以其書知之也故周之噩噩不如商之灝灝而商之灝灝不如虞之渾渾周之衰也禮樂刑政尚未大壞而其文章獨先潰爛無復渾灝之氣後世言治者不過稱漢唐誦其詩讀其書則亦皆差賢於後世盖自古未有盛德之世而文章骫骳不振者也是以聖人尚之太祖皇帝時天下初定未遑文學之事太宗皇帝數與侍臣論文由是風俗翕然而變嘗喜而謂侍臣曰近時文物漸盛它日必有著名者其後累聖臨御皆以勮文

神學超軼百王又皆崇儒表善蓋自端拱淳化之後天下乂安士得篤於文事磨礱綴緝以副上意百餘年間異人間出矣臣嘗思之此豈一朝夕力哉是殆累聖奬勵激勸之所致也臣聞太宗始尚文教則士有王禹偁蘇易簡倡其風真宗敦好詞學則有晏殊楊億為之冠仁宗時則有若歐陽脩在神考時則有若王安石此數公者其文皆不愧於漢唐而其餘以文擅於一時者尚不可一二數也朝廷之上文物之盛至今耆老以為美

談真太平之偉觀治世之休光也陛下天縱明智肆筆成書虞歌湯銘播示海内自有書籍以来未之有也臣竊度之雖有相如之典策終嚴之奉對常揚之制誥尚未足以仰望清光必有賡歌之臯陶陳謨之大禹効伎於周衛之内而後為稱方今雖不乏人然而數年之後壯者已老老者已耄則陛下所取以為侍從者類皆今之少年進士也臣為進士顧所謂時文者其體格曾漢唐之不如則陛下它日所望以賡歌陳謨者誰乎意者

獎勵激勸之道有所未盡而後生小儒承陋儒之說以為無事於此是以日靡靡也陛下廣庠序之教置師儒之官進士之高選者不惜好爵以尊顯之不可謂不獎勸而士未有深於文者雖臣亦疑之進士之高選者或幸得之而未必深於文也至體格卑弱者又曾不屏黜此固宜其不勉者矣謂宜稍變其體間求四方之能文者不問疎賤而尊顯之則不十年必有能賡歌陳謨者出焉使夫堯舜之主而有臯陶大禹之臣以繼今日之

盛且陛下它日功成治定亦當得此等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與詩書並傳而不愧宜不為無益故臣欲破陋儒之論而先言治天下者文之不可廢也如此

駒又上論曰臣聞古之人其仁義充于內則其文不期而自工是故讀易春秋則知周公仲尼之道為閎深要眇矣此必然之符也有木於此枝披葉落而曰吾本根茂則天下莫之信士皆曰吾知行仁義而其言漫汗繁雜無一言當於理則其所謂仁義者亦無乃非其實乎

陋儒之論其不可聽亦明矣臣請遂論時文之弊昔者
神宗皇帝既罷詞賦始立經義之科意以謂詞賦非古
也而六經之作皆本於聖人學者如通其大義則其文
章亦將漸復於三代今之學者既以講究道德發揮章
句六經之旨亦畧明矣獨其文章未能復古後生小儒
皆為偶儷之詞漫汗之文篡錯以為工繁雜以為美昔
李翶言六經之文不拘於儷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
小則不偶儷矣其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則偶儷矣惟

晉宋之間始拘於偶儷故劉子元以謂可一言而足者
必衍以為二言可三句而成者必增以為四句然而偶
儷之作近世尤甚是以至於纂錯繁雜而漫汗不可考
嗚呼臣不知始變斯文之體者誰歟甚乎不仁者也臣
丱角時從鄉先生問為大義鄉先生曰童子記之大畧
如為賦而無聲韻耳已而臣游塲屋視同列者果皆如
此因退而歎曰此豈神宗皇帝罷詞賦之意耶譬猶女
工不欲作錦而壞其機退而相與刺繡夫錦之與繡則

固不同矣然其為纂錯繁雜則一也陛下萬幾之暇亦
嘗取今進士之文觀之乎其偶儷漫汗三代有之乎六
經有之乎陛下聖學淵與博稽上古此固無逃於聖鑒
矣夫文之偶儷始於東漢而詞之漫汗盛於東晉至其
纂錯繁雜則又前世所未有也臣竊惟神宗皇帝罷詞
賦立經義陛下崇學校以三代之風期天下之士而士
止為漢晉之文以待天子之選甚可羞也恭惟陛下奎
文宸章超軼堯禹學者雖無以測知其萬一然而昭回

之光固萬物之所仰睹也又近歲黜異端之後士非三代之書不讀誠可謂知本矣其朝夕之所誦捨六經則孟軻揚雄莊周列禦寇之書而已六經何可及也然詩之道志書之述事尚當取為法焉至於孟軻之醇揚雄之深莊周之辯列禦寇之不華皆曩之工文者所採取也今徒剽其語而不能學其文是獨何歟往者初立經義時士以王安石為師至今有司頒其書於天下數十百卷可取視也亦豈獨偶儷漫汗之體哉則是學者不

能上陶風化以復渾灝之氣而次亦未能希王安石立言之萬一也豈不陋哉士方狃於素習見有不偶儷漫汗者則衆指為異端而有司亦不敢取必若所云則是六經孟軻及王安石亦皆為異端乎此亦積習之大弊也願下明詔使為文者上窮六經之體以為質中取孟軻諸子之作以為支下如王安石義解之類以為義至於漢晉之弊則使痛刮而深鉏之然後游於壁池之上不負吾聖天子教育矣

駒又上論曰臣嘗謂學者之病在名實之不相副庠序之士所慕者三代今其文愧於三代矣其所陋者漢晉今其文不幸類之矣是猶躬行顔閔之行而服盜跖之服曰無傷也此豈可不革其弊哉前日陛下制詔多士詞尚體要使復三代之盛甚大恵也臣時聞之踊躍太息謂將立見渾灝之氣詔書懇切然無士君子之深於文者倡其風士因陋就寡不能遠希作者徒為淺易之文以應有司之選煩言碎詞刋落不盡違明詔失聖意

臣甚為諸儒不取也陛下即聽臣言詔革文弊則當慎擇有司而嚴其法臣嘗計今天下郡國之士不翅數十萬人既已講解義理發明經傳為其所難矣豈無軼羣超俗之才足以輔弱扶微而庶幾於三代之文者乎特以有司非是不取也不敢自騁於繩墨之外凡臣之所患者獨恐有司升黜之際未盡別白則士專己守殘其弊未可以猝除也國家初乘五季之亂文章蓋掃地矣以太宗真宗歷年之久聲明文物之盛然僅能革五季

之風而已及仁宗時益務復古是時綴文之士不為不衆而士亦未甚勸也其後歐陽脩執文柄以度量多士凡僻裂輕豔者揭其名而辱之惟重厚典直者取焉由是風俗一變熙寧之初僻裂輕豔之文既不復作而雕蟲篆刻之技猶在也士君子亦皆知其弊而不能自還以上之所取者惟是而已會王安石白罷詞賦神考從之而安石布其書於天下使以新義從事士乃始去雕蟲篆刻之技向令仁宗神考雖有復古立經之意而無

良有司以升黜繼之臣知其有所必不能矣夫上言所好惡而以升黜繼之雖欲變天下之至難可也仁宗之復古風神考之立經義比於陛下之欲詞尚體要可謂難矣士猶勉力以副科舉而順上之好惡何則利之所在固衆之所趨也今荆廣閩蜀之間去京師數千里學者無所取師而都下鬻書者歳取進士高選之文集為版本傳播四方謂之義格後生小儒何識之有徒見為是文者例得高選則皆揺脣燥吻焚油繼日誦讀以為

師法此豈可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乎故其要莫若慎
有司之選陛下欲民之不散則必擇導民之官欲農之
不惰則必擇勸農之吏欲士之深於文則亦擇司文者
而已必得如脩及安石者足以風動天下而又諭以升
黜之旨仍大臣自太學博士及郡國教授每歲謹察其
升黜之當否以為賞罰士雖未能遽復三代之風然少
須假之不一二年必有可觀者
駒又上論曰臣聞士為科舉之文其工拙若無所繫於

國家而臣諄諄為陛下言之者不獨以格氣畢弱負陛下教育之意且陛下立政造事皆將復三代之盛臣愚以謂典謨訓誥所以播之四方傳之萬世亦當盡如六經而後為稱士生於此時不能自振拔於頹波之中使至治之世文事缺然此賤臣所深惜也夫文章雖小技而古人未有不苦心勤力而後僅能工者甚非可以一旦把筆而學為也如是則陛下亦無怪乎學者之不能文也彼志於祿而已故自為兒童而父兄教之以義格

比十餘歲則已誦數百篇稍長而能執筆則皆不治它技惟以模擬為工已而試于有司則固足以得祿矣及其入官之後年日加長而志不加專偶儷漫汗之文已熟於其手而古文奇字或未始識也夫文之體固不一矣而今之為文者則一之何則其素所積畜者然也然陛下它日使掌西掖之誥視北門之草與夫紬石室金匱之書者例皆取此今不教之於初學之時而欲責之於入官之後臣以為難矣及失職不稱然後擯斥之此

又非學者之罪也士方未仕固不可使雜治它技以妨其業誠如臣言使為科舉之文已略倣依三代之體則它日遣言立意自當不愧於古人且臣非敢厚誣天下之進士也陛下何不試於清閒之燕取義格而觀之觀其遣言立意它日有能為陛下編年記事如劉向班固者乎有能為陛下陳謨奏議如馬周賈誼者乎有能歌功頌德如柳宗元韓愈者乎有能發誥施命如權德輿白居易者乎臣有以知其不能為也此六七公尚不可

及況其上者乎今之學者則以為此等皆不足為也曰通經而已甚乎其不思也臣不敢借古人以為諭今之所尊師者莫如王安石文集數十百卷其間箴銘歌詩賦頌表奏之類無不皆善經術特其文章之一端爾世有醜女見鄰婦之美而學之其眉目膚髮手足鼻口舉無所似也獨以一節之似而曰我盡得其美則未有不為人之所歐弃者矣此則士學安石之比也往者哲宗皇帝患其若此始立宏詞之科陛下前又置詞學兼茂

科欲以此等求天下之士其意既美矣第恐所得不廣不足以儲他日之用故臣竊効愚策以為莫若教之於初學之時又皆取六經孟軻之體以為模楷則自當不陷於邪説前所謂宜問求四方之能文者不問疎賤而尊顯之尚慮有司之選有幸不幸則士亦未勸也臣聞累聖敦奬詞學當時羣臣號能文者無不旋被褒擢臣畎畝書生所記者纔二三事爾太宗嘗夜讀李度詩朝而問丞相曰度今何在丞相言度坐法居絳州有詔乘

傳入直史館夫度小官謫于外州而一詩之善已蒙記識矣則學者何得不勸焉今四海之大豈無如度者陛下留意徵臣之言詳延俊彥以助聖化不勝幸甚

駒又上論曰臣聞儒者之患非獨其文之不振也學之不博抑又甚焉陛下既詔學者復古之文又當使之博學今之說者曰博溺心又曰絕學無憂此乃老子莊周絕俗之人刳心去智之說何可法焉自孔子之聖而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我學不厭其晏居與門人應對

之際諄諄以學為言故問禮問樂問官名耻一物之不知如曰博溺心則肅慎之矢專車之骨巨魚萍實聖人亦安用之耶太祖皇帝尚欲盡令天下武夫讀書而况庠序之士秉筆操牘其號曰儒而所問輒不知曰是不足知也將誰欺乎古人之博學者臣不可徧舉矣今士專修夫子之道夫子既學矣其師慕者又莫如王安石臣聞安石於書無所不讀故其講解經傳訓釋文字雜取百家諸子之說以發明之誦其言而不知其所讀之

書謂之盡得安石之學臣不信也往者安石初建經義時獨倡言道德性命之理此其意非以文章學問為不足尚也以為文章學問固儒者之本務如女子而事組繡法吏而讀律令自當然爾今以為不足尚而不務也是乃中人之情樂於閒佚而為之說臣甞游塲屋間見同列者專治一經其所旁取以為資者老莊揚列三經義解字說而已此數書不一年可徧閱又其甚則二三年可成誦也故士終日袖手書案之上無所用心驟而

問之不必巨魚蓱實之難知也六經之事有不能知者矣昔韓愈言陰陽地土星辰禮樂之書雖今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深於此而後為大賢者臣觀漢董仲舒揚雄之屬則果皆通於此惟賈山以涉獵書傳則已不得為醇儒矣陛下不惜官爵以待天下之士如一賈山且不得見則是陛下何時而得仲舒輩哉雖然士之不學非其所不能也特以上之所設科無所事於此則當此之時自非好名者孰肯耗心疲力以腹貯

萬卷書耶臣恐數年之後百家諸子皆為故紙以與家人覆瓿而已甚可惜也今詔自太學及郡國庠序與士講明經術之外又勸之以不可無學而時叩其所有有博聞者優與升擢而甚惰無所涉獵者亦時屏黜二三則士無有不勸者矣茍其博學則其文章亦必無前之弊此尤不可以不先也

駒又上論曰臣向之所論者專為學者而已然士之不學非學者之患而國家之所宜慮也陛下無以臣為過

士之不學不過裯人中閉口結舌面赤汗下使天下以為口實而已也今之進士類皆他日之公卿百執事也彼方應舉時既無事於學而其入仕之後雖向之所讀數書者又將捐去則峩冠曳帶所有者特枵然之腹而已陛下置公卿百執事也大則欲其謀王體斷國論小則欲其辯權事而決疑獄上以備左右之應對下以與賔客言今以枵然之腹立乎本朝之上則陛下何望焉其不學之患今日未見也他日見之矣往者學士劉敞

奉使北方敵人道使者由他徑以誇示其郡國之大敞
素明於地理因責問之敵人畏服是時順州山中有異
獸敵不能名以問敞敞為言此駮也敵益畏之父老為
臣言神宗皇帝時御殿放榜進士有暨陶者有司讀暨
為洎而陶不應侍郎蘇頌曰吳有暨豔暨讀為結此得
非其後乎問之果然神宗皇帝喜謂頌曰果吳人也慶
歷元豐之際士皆深於學矣然微此二臣則堂堂大宋
幾何而不為外國之所鄙笑多士之所訕薄乎奈何今

日不勸之使博學以儲他日之用陛下欲有所問則皆怳然相視醉心拱手而不能知然後倉猝四顧而求多聞之士不可得矣且夫効一官總一職非學亦不能也真宗皇帝嘗因放榜謂羣臣曰天下至廣藉羣學共治之今又得千餘分理州縣矣以此而言則是州縣之吏亦欲其知學也鄭子皮用一不學之人尹何以為邑而子産譬之於傷錦如吏部歲補數百尹何於天下則數年之後殆無完錦矣自州縣而上其所職愈大則所學

當益富今士通於道德性命之理誠前世所不及然一為吏則素所蓄積不過以善其身而已是何預於天下之事而驟布於郡國之間此臣之所以私憂也陛下幸以此教學者又宜詔大臣歲擇博學者以名聞而尊顯之如真宗召崔偓佺於肥鄉主簿而特置龍圖閣直學士以處杜鎬則海内皆承風以不學為恥矣昔人有種漆者鄉人皆笑之十年而漆可以為器向之笑者悉取資焉士之學不學於今誠未有損益臣言之若迂濶然

不十年陛下必收其用矣惟陛下留神省察

駒又上論曰臣愚無所識知竊獨聞之於士君子陛下稽古如帝堯好學如孔子萬幾之暇博覽前載之書至於夜分不寐蓋嘗慨然以士寡學為歎故臣略陳勸學之方其詳則在陛下下議郎博士議以詔天下臣嘗竊怪西漢之士亦專一經而其飾吏事斷疑獄皆出於此令之學者亦專一經而不能施於用神宗皇帝所為罷詞賦而建經義者蓋將使之見於行事也非以為決科

之具而已今徒能誦王安石義訓及義格以待問此豈
神宗皇帝所望於士者耶臣知其然矣臣嘗以尚書試
進士請以尚書一經言之尚書五十八篇大約數萬言
自帝堯至秦穆其世次之先後與其誥命誓訓之所從
作雜見他書學者所宜知也奇文奧義訓註不能盡者
昔之老儒有白首而不能窮也然其可以為有司之問
題者不過二千而已二千之目自元豐至今凡太學公
私試與州郡省試之所問者皆不離此而其所嘗問者

又不再出蓋令之可以為題者又纔數百而已數百之義學者如竭其力數歲可備也數百義足以應敵則其他雖吾本經有不必究知者矣有司按其義而可以合格則又不敢不取而鬻書者取士之所對義刻為版本若書則自堯典及秦誓靡不皆有謂之排類後生小儒曉夜課讀雖不敢盡用然少增損之亦足以合格如是而欲望其飾吏事決疑獄豈不難哉六經之旨既為微妙其間星辰山川禽魚草木皆資他書以相參驗此王

安石所以書無所不讀也然今之學安石所訓之外則不復研究而有司之不可以為題者又皆不復究知獨誦道德性命之言以為學聖人之道者如是足矣蓋昔之善醫者必先讀神農之書以徧識天下之藥雖其用藥之妙出於自得非書之所能盡然未有不明於藥性之寒溫補瀉而後能為方者也後之庸醫以為治病之妙不在於此獨收古方而不復讀神農之書則其所試之方足以毒人而已今之學者不幸類此臣愚以謂宜

於大義之外令有司雜取六經中事及安石之所未訓釋或訓釋而未盡與先儒之所疑而未決者如今之策題以問士常出其不意而視其所通多寡以為升黜則凡誦時文者不能有所傲倖而通經博古之士出矣凡臣之所言者上自師儒下逮進士皆心知其弊獨口不言爾其間豪傑之士亦各欲暴露其所長至於有所拘而不得馳騁則尤不樂於此而考試時文詞一律試官亦益厭之但上下相循以為習俗無有言於朝者臣愚

不肖竊欣太平之難遇而嘉聖道之方興又重惜神考崇經教士之意不白於天下是故勇不自制既以其身當天下之笑譏亦不虞蹈狂妄之罪輙具為書冒獻於上古人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惟明主裁之

駒又上論曰臣聞方今貢舉之法有三曰義論策大要以義為主臣既科條之矣策論亦足以考士之所學而非今日之所先也故臣特言其畧而陛下試觀焉臣聞真宗皇帝時制詔取士兼收策論嘗謂丞相旦曰時才

政事盡在二者臣竊惟神宗皇帝所以罷黜詞賦而獨不廢策論者以為取士之道義以觀其經術論以察其智識策以辨其謀畧則天下之士盡在吾彀中矣是時太學諸生有策居第一者其文詞亦未有以大過人也然神宗皇帝尚取而觀是以學者咸勸經義之外策論亦彬彬可取焉近日學子乃以是為餘事不過亦以偶儷漫汗之文纂錯繁雜以充試卷而已此尤失作文之體矣而有司曰是餘事也亦不以定升黜又其所問率

皆無益之事類非所以取時才而詢政事也夫學者之未仕其於時才政事是豈能知而有以助萬一邪然既以設科則不得不盡其實此真宗之所以兼收而神考之所以獨不廢也今之學子皆不觀史書則策論之不工為無足怪臣觀歷代史記其間車旆服器禮樂制度與夫守文之君當途之士相與謀是非而斷利害者皆今所宜知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太宗皇帝讀書至説命未嘗不太息也神考之聖訓曰漢之

武宣唐之太宗則吾無間然矣自餘治世盛王則吾取二三策而已夫豈以史記為不足觀邪臣嘗與市人讀詔書于路竊見陛下戒伶官則引同光之政諭宗室則稱劉向之美蓋學為王者久矣漢丞相言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小吏淺聞不能究宣因重掌故之選自是公卿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夫西漢之詔書無足道也然猶恐淺聞者不能究宣今聖天子誥命如此而承學之臣卒不知史書此臣之所甚未諭

也陛下側席求賢用之惟恐不及士之去為公卿益無日矣今日之論則他日之陳謨而為陛下講治道者也今日之策則他日之奏疏而為陛下議時政者也宋興以來名臣幾百人矣其陳謨奏疏班然可睹也此豈致身廟堂之上而後學為者自為布衣其學素明也陛下試讀今日之策論以預卜其陳謨奏疏則他日之文物恐未得如前日之臧臣是以為陛下極言之臣嘗見一進士工為文詞至為策論則亦漫汗偶儷無足觀者臣

偶問之汝何苦而為此則曰不然有司不我取也夫神考與陛下教育之意當使天下洗濯磨韶日夜奮發務增其所未髙而極其所未至以待國家之用今以有司之故而使豪傑之士破崖岸去圭角以自貶損則自中人以下何可望其進邪葢古之教人者思所以增益之而今之教人思所以摧抑之甚非聖主意也願陛下詔有司及考試時策論所問皆可以察智識而辨謀畧者其文非得體則明教告之而取經義之外亦頗以定其

升黜庶使學者少通前代之典無令空言不適於用又時因得豪傑之士凡此皆所以為異日名臣之資此神考與陛下教育之本意也

孝宗時知南康軍朱熹上奏曰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跡及蒙聖恩假守兹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内民

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勅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閒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罪其大如此駭懼震慴不遑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荆

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况境内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彛倫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宫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為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為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勑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榜收置輙昧萬死具奏以聞欲

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
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為額仍詔國子監仰摹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
書石經及印板本九經䟽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
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
實天下萬世之幸
熹名對延和又上奏曰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
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幷版

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嘗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游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聖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

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勑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請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為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宫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宫徧滿

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絶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絶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説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為請伏望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迪羣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

中書舍人崔敦詩論南康軍奏請白鹿洞書院額疏曰
臣竊惟國朝偃武崇文首善太學其後天下州郡始相
繼有請建書院以養士至道二年賜西京嵩陽書院額
咸平四年賜潭州嶽麓書院大中祥符二年從應天府
請置新建書院此類不一皆賜經書亦有令備價印造
及間有賜額者江州廬山白鹿洞書院實太平興國二
年守臣周述言學徒數百人望賜九經使之肄習緣其
學徒繁盛於是有旨從之自慶歷詔許州府軍縣立學

於是學校徧於天下當時詔書有曰除舊立學外並令各立學蓋舊學即書院之類是也自太上皇帝中興廣設學校徧賜石經所以教之之法已是詳備今來南康軍所奏雖非定制然亦所以推廣朝廷崇儒重道之化本監訪聞潭州嶽麓書院係隸屬郡學所養生員皆自郡學補中撥入及請選行藝之士充長委實曲盡今勘當南康軍奏所復白鹿洞書院養士一二十人名額經書未敢擅便標榜收買本監欲下本軍隨宜措置標榜

所有經書具數申監印造仍會潭州嶽麓書院隷屬州學規例一體施行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復混補法命兩省臺諫雜議可否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國家恢儒佑文京師郡縣皆有學慶歷以後文物彬彬中興以來建太學於行都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而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不由學校德行道藝取決於名工雕篆之文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

路人季考月書畫成文具今請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之
權倣舍法以育材因大比以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
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其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
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
寧宗時兵部侍郎虞儔上奏曰臣聞三代令主以至列
國之君皆有學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雖小大不
同其化民成俗長育人材則一也朝廷興太學置明師
四方之士于于然而來可謂盛矣竊怪夫近年州郡之

學往往多就廢壞士子游學非圖餔啜以給朝夕則假衣冠以誑流俗而鄉里之自好者過其門而不入為教授者則自以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觀之若未甚害也舉天下皆然則實關事體矣臣嘗究其所以然蓋人之常情莫不以仕進為榮選人之在外者所望不過關陞與夫改秩而已向也太守監司所發舉狀先及教授令則且以為贅員置而不問雖有提學司文字專舉教官而員數又甚窄向也教官在法得就任改秩今則莫

之許也是以有不屑就之心故不能所不樂為之事無足怪者夫朝廷建一官蓋欲使之治一職苟以為迂濶於事無補於時曷不一舉而廢之吏祿學糧猶可省也若以為化民成俗長育人材自學校始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奈何使之名存而實亡乎照得教官自堂除之外在部格法非曾試中詞科及學官殿試第一甲省試上舍十名前等人不許差注葢立法之初重其選也如此今選人到部縱使有格多不肯就至與之堂除亦不滿

意又就試者絶無一人而干堂者日以猥衆上而架閣非有所擢用則不可得次而幹官非特降指揮則不可差伺候日月之久廟堂無闕以處之未免有淹滯之歎今若朝廷稍重教官之選有以作新之使其知所歆羨則選人進取之路少寛而廟堂造化之權亦廣矣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或曰然則其如闕遠何臣應之曰不然今京局之闕至有三政四政者葢以文字易得庶幾他日可望於改秩初未嘗以為遠而莫之肯待也臣願陛

下明詔銓曹復教授在任改秩之法風厲監司郡守教授中有能勤於教育作成士類者舉狀之發必先及之則孰不願仕於其間激昂奮厲以修舉其職業乎將見異時民以之化俗以之成人材輩出以為國家之用矣此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留神

理宗時起居郎魏了翁論敦求碩儒開闡正學疏曰臣自去歲嘗以士習之弊告於先帝大抵謂今之為士蹤跡詭祕見利則趨脫有緩急不可倚仗今不幸而言中

小則責友以求免大則責國以偷生雖其自麗典刑然已有傷國體不及今圖所以久安長治之道而隨事隨救雖嚴刑峻法比而誅之不能禁也臣以慶元進士嘉泰學官開禧館職嘉定史臣三十年間得諸舊聞驗以親見葢自乾道淳熙以來涵養作成大儒輩出學者景從淳熙之季雖已有倡為道學之目者然而儒風鼎盛正理常勝自孽韓柄國又更偽學之名以排陷善類其始也宗相之黜舉朝咸曰不可以是得罪者凡五十餘

人太學生上書固爭亦蹈難而不悔猶以見先朝表章
風厲有益於人心者若此自學禁既密士習日浮夫所
謂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也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
也天下萬世之學也索諸天地萬物之奥而父子夫婦
之常不能違也約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
不能外也大要以六經語孟為本使之即事即物窮理
以致其知而近思反求精體實踐期不失本心焉耳奚
其偽而被以此名屏不得傳於是驅一世而納諸近功

淺利之域以漁獵為學問以綴緝為文章以操切為實才以貪刻為奉公踵陋習愚恬不之講方時苟安害未甚見也一旦開邊之議大官倡聲一口附和其不謂然者不過一二館職之卑耳卒之内訌外猘誤國殘民流毒至今夫學術之不明其害乃至於此自嘉定以來雖曰亟更曩轍然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學散漫亡依其有小慧纎能者僅於經解語錄諸生揣摩剽竊以應時用文詞浮淺名節隳頹蓋自其始學父師之所開

導子弟之所課習不過以譁衆取寵惟官資宮室妻妾是計爾及其從仕則又上之所以軒輊下之所以喜慍亦不出諸此古人所謂為己之學成物之本固不及知也一旦臨小小利害周章錯愕已昧所擇脫不幸而死生臨乎其前則全軀保妻子之是務雖亂常干紀有不遑恤嗚呼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異平居無直諒多聞之友立朝無正色犯顏之士臨難無赴節死義之臣雖利在盜賊利在夷狄亦委已聽命而已陛下與大臣俱何

便於此哉陛下嗣位之初正明示好惡作新觀聽之幾願與大臣圖維長久安寧之計毋以書生為迂腐毋以正論為闊疏敷求碩儒開闡正學使人人知其有禮義廉恥之實知有君臣父子之親知此身之靈於物而異於禽獸也則見得必思義見危必致命夫如是而君享用賢之福為人臣者亦職有利焉周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斷斷然如穀之可以療飢也惟亟圖之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布呼密與同舍生戩通泰達爾圖嚕等上疏曰臣等聞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為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為陛下陳之晉武

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寺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置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

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况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嚮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臣等恐其不易

得也為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廪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為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

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專令曉習字畫算科則專令熟閑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為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為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作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懲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學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乃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

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仍舊學習
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
例入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
員增減若得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亦皆
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
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師者如此未敢必其可
行伏望聖慈下臣此章令諸老先生與左丞王贊善等
商議條奏施行臣等不勝至願書奏帝覽之喜

至元中翰林集賢學士程鉅夫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需才以為用而人才之盛非自盛也全在國家教育之勤其衰也反是參之歷代可考也國家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亦時聞表表偉傑者皆自往時故老宿儒薫陶浸灌而然歷時既久以次淪謝邇來晨星寥寥無幾何矣臣不知更十餘年後人物當何如其瑣瑣也而主國論者恬不知怪視學校為不急謂詩書為無用不知人才盛衰張本於此蓋嘗有旨行貢舉求好秀才上

意非不諄切而妄人輙陰沮之應故事而集議凡幾作輟矣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後當若何臣愚欲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為國人矜式優以餼廩隆以禮貌庶四方觀感有所興起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擇可以為人表儀者條具聞奏令有禄可養而不匱職比親民而加優視教化之廢興為考第之

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特與蠲免賦役依已降詔
旨施行似望國家教育有方多士鼓舞不倦他日隨取
隨足無臨事乏才之歎天下幸甚
世祖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罷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
名至京師上奏曰臣欽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
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
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係
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

而上其成材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乞一切

蠲免帝可其奏

葉李為尚書左丞一日從世祖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

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

古聖賢行事方略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

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

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

成宗時翰林國史院檢閲官袁桷上國學議曰成周國

學之制畧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隳至于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獘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攷又甚夫唐明經帖括之獘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牒自舉非仄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

不出此令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樂教胄子之古意儻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為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世之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獘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

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

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髫

齓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

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

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

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

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節用而

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

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誚由國學而化成于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能以病于世

仁宗時虞集為集賢修撰會議學校乃上奏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

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令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

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順帝時蘇天爵乞增廣國學生員狀曰國家典章興隆庠序敦崇勸勉責在憲臺夫成均實風化之原而人材乃邦家之本是宜增廣員額樂育賢能昔者世祖皇帝既定中原肇新百度知為治必資於賢者而養賢必本

於學官至元七年初命中書左丞許衡為國子祭酒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弟是時學徒未有定額其後政教既修學者寖廣迨至仁宗皇帝增多至四百員然而近歲以來員額已滿至使胄子無從進學殊非祖宗開設學校廣育羣材之美意也蓋自昔國家未有不由作興英賢而能為治者也故漢室中興圜橋門者億萬計李唐受命游成均者三千員人材之多近古未有洪惟國家海宇之廣庠序之盛又豈漢唐所可比擬獨於學徒員

額猶少方今朝廷治化更新嘉惠儒術至于學校長育人材尤為先務宜從都省聞奏量擬增添生員一百名內蒙古色目五十員漢人五十員應入學者並如舊制錢穀所費歳支幾何人材所關實為至重如此則賢能益盛俗化益隆其於治道實為有補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五